



征途如虹

——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

A09

海南日报

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
值班主任：陈彬
主编：陈奕霖 美编：陈海冰

记者手记

红色基因绽放光芒

■ 本报记者 余小艳

70年前，两百战士血染风门岭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般的防线，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首胜利之歌，为整个海南岛战役赢得了时间，创造了条件。

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虽未经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，但立于故土，仍被那段壮怀激烈的历史深深感动，为先烈牺牲自我的精神所敬佩。回望这70年来的发展历程，海南岛实现从沉寂到繁华，从贫瘠到腾飞。正是有这些革命烈士，我们的生活才得以无忧无虑。

如今新时代的“战士”则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国家与人民。在火災中逆行的消防官兵、与死神殊死搏斗的医护人员、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每一个人……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，更应继承与发扬革命烈士英勇无畏、舍生取义的精神，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、勤恳奉献，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。



70年前的今天

1950年
4月22日

解放军兵分两路向海口进军

4月22日，美亭地区的国民党军全线崩溃，薛岳逃往台湾；国民党警保第一师四团团长林荟材在文昌县迈众墟率部起义。解放军兵分两路，向海口进军。



解放军战士追击残敌。
(资料图片)

琼崖革命遗址寻访

200余名战士仅存13人，但是他们仍死守阵地，坚持到战斗胜利，为整个海南岛战役赢得了时间，创造了条件——

悲壮风门岭

■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

在澄迈县老城镇潭城村北约1公里的坡地，风门岭革命烈士纪念碑面朝一片松林，纪念碑的后面是烈士的土墓。这里是美亭决战中的一场规模不大，但无比艰苦的战斗——风门岭阻击战所在地。

1950年4月21日，解放军第43军127师381团一连据守此高地，击退敌军13次的猛攻，掐断海口增援美亭、黄竹敌人的必经之路，最终左右了海南岛战役结局。



风门岭阻击战幸存的13名勇士战后的合影。(资料图片)



位于澄迈县老城镇潭城村的风门岭革命烈士纪念碑。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布局 率先抢占高地

己没有后续部队，兄弟部队又远在临高，一时赶不过来。登陆后，奔波转战，十分疲劳，加上天气闷热，水源奇缺，处境十分困难。若是前来增援的敌军及时插到黄竹、美亭地区，处境将会变得更为险恶。”解放军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在其著述的《海南之战》一书中这样写道。

彼时，形势已是敌众我寡、敌强我弱，该怎么办？我军分析，风门岭，是海（海口）澄（澄迈）公路上的

咽喉，而105高地又是风门岭上的制高点。此处是海口增援美亭、黄竹敌人的必经之路，只要扼守住风门岭，海澄公路便被封死，故援军就无法通过。

风门岭原为敌控制，但薛岳犯了一个错误，仅派少量兵力把守。

当时，43军前线指挥所根据实际情况部署：以海澄公路为分界线，以北属127师，以南归128师，并肩迎击海口援敌。

激战 誓死坚守阵地

一上阵，连长朱胜国便组织班、排干部勘察地形，确定兵力部署、阵队编成和火力配系。

105高地位于海澄公路西侧一公里处，东西约长300米，南北长约500米，长满了木棉树、刺子、苦楝树等，茅草一人高，地面花从五颜六色，这些成为解放军战士最好的隐蔽物。

在风门岭周围，大连村、前亭等几个小村子已经被敌军占领。敌军企图以这几个村子为支撑点，包抄、围歼风门岭上的解放军。为了便于攻击，敌军利用地形将部队机动至距105高地仅百米的位置占领攻击出发阵地。眼睁睁看着敌军靠近，一连没有办法。风门岭地势起伏大，通视

条件不良，射界受限。从纯军事角度而言，该地形利于攻不利于守。

4月21日上午9时，经短暂炮火后，敌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开始攻击1连3排阵地。仅仅1个小时，即有3次进攻，3排伤亡已过半。连长紧急调动2排增援3排。战至中午，一连又打退敌人两次进攻，风门岭阵地岿然不动。随后敌军又新调两个营，同时出动一个山炮连、一个步炮连和三个迫击炮连，还将飞机“请上”风门岭。

4月21日12时，敌军开始火力准备，105高地在炮火中震颤，上空遮云蔽日，阵地上四面开花，这座小山头似乎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，强大的气浪撕扯着空气，硝烟和烈火熏得

惨烈 13名勇士坚持到胜利

发射炮弹千发以上，飞机投弹百余枚。炮火削去105高地足1米，但敌军始终未能冲上风门岭。

4月21日晚，当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风门岭时，105高地200余名解放军战士（含战时增援的381团警卫连1个多排），仅存13名勇士。而这13人各个身负重伤，有的腿部受伤，无法站立，趴在弹坑上射击；有的一只胳膊被炸断，但仍蹲在阵地上，用另一只胳膊投弹；有的头部受伤，不能站立，也不能坐，就躺在地上。就是这样，风门岭阵地仍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。

“国民党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，丢炸弹密密麻麻，像蚂蚁一样。”说起当时战争惨状，87岁的澄迈县老城镇大连村村民吴玉凤至今心有余悸，“我背着妹妹跑出去躲难，3天后回来，村里遍地是尸体，惨啊！”

此次战斗中，一连官兵将随身携带的弹药及先后四次补充弹药全部打光，投出的手榴弹达1600余枚，击毙敌人500余人，击伤1300余人，成功阻击了敌军3个步兵连、1个山炮连、3个迫击炮连、5门火箭炮、6架飞机的疯狂进攻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般的防线。

指战员直流眼泪。风门岭成了“焰山”，战况空前激烈。

敌人的冲锋一轮接着一轮，一连的损失越来越大。21日下午3时，一连连长、副连长相继牺牲，指导员身负重伤，阵地上已没有能指挥战斗的指挥员，只剩17人，大部分还是伤员。

战斗还在继续，风门岭的战斗也越来越艰苦，因为国民党军封锁很严，给养送不上来，战士们身上带的弹药打光了，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，后来刺刀折弯了，枪托也砸断了，但就是不让敌人上前一步……经过反复的拉锯战，一次次将敌人赶了回去。

由于敌人援兵被阻于风门岭下，美亭、黄竹之敌孤立无援。战士们与美亭、黄竹之敌反复争夺，经过两天两夜激战，在43军和40军的夹击之下，全歼美亭、黄竹之敌，取得美亭决战胜利。敌军潮水般地向海口、府城方向溃败奔逃。23日，43军127师和40军118师攻克海口市。战役进入追击阶段。

50年后人们在风门岭山坡上建起一座纪念碑，来纪念那些英勇壮烈牺牲的战士。

（本报金江4月21日电）

海南解放英烈谱

陈德华：
一生为党
坚贞不屈



■ 本报记者 余小艳

陈德华又名陈德峰、陈德和，海南琼山县（今属海口市）东营沙上西村人，1900年5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16岁时，陈德华考入琼崖中学（今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）。1922年7月到上海沪江大学英文专修科就读，1923年冬，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4年夏，陈德华与叶文龙、罗文淹、王文明、许侠夫、陈垂斌、黄昌炜等人一起组织琼崖新青年社，出版《琼崖新青年》杂志，宣传革命思想。

1925年底，陈德华从上海回广东工作，在广州参与组织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。随后，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，与王文明等一起回到琼崖工作，为建立琼崖地方党组织，开展革命斗争。1926年6月，陈德华当选为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第一届地委委员，负责组织工作。琼崖地委成立后，琼崖各县相继建立党支部，琼崖各地的工运、农运、学运蓬勃发展。陈德华多次主办党员训练班，提高党员政治水平，并建立农民干部训练所，训练农会骨干，还深入各县协助举办农民训练所，建立农民自卫军，为琼崖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日夜奔走。

陈德华先后介绍革命人士高达三、冯肇栋、林诗耀等同志到他的家乡沙上村小学任教，以此为掩护，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，并建立沙上村党支部，领导东营乡和沿海一带群众进行革命斗争。同时，陈德华还兼任琼海中学和海南公学教员，参加冯平同志主持的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的工作，训练农民运动骨干。

1927年4月22日，陈德华在海口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工作时，被反动派逮捕，押送至府城监狱。在狱中，反动派对其施用种种毒刑，但是陈德华坚贞不屈，反动派未得到任何证据。后来，党组织设法多方营救，又通过其父亲在商界人士多方活动。1928年初，陈德华获释出狱。出狱当天，陈德华即和广东省委取得联系，在同父母妻子会面后不久便乘船前往香港。一到香港，陈德华不顾虚弱的身体，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。

1928年至1933年，5年多时间里，陈德华在香港、上海、广东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由于狱中受刑过重，身体健康已大受损害，出狱后又忘我地为党工作，陈德华不幸患了肺结核病。党组织曾多次设法送他去治疗，但是陈德华的病始终未能治愈，反而逐渐恶化。1933年6月14日，陈德华在家中病逝。

（本报金江4月21日电）